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3.013

# 戏剧化结构中的现实主义和悬疑叙事

——以网剧《漫长的季节》为例

马明杰<sup>1</sup>, 李百晓<sup>2</sup>

(1. 河北传媒学院 影视艺术学院, 石家庄 051430; 2. 山东女子学院 传媒学院, 济南 250002)

**摘要:**近几年,悬疑剧热播。2023年播出的网剧《漫长的季节》以1997年、1998年、2016年三个时间段为叙事线索,使用典型化的符号表达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面相,包括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的社会变迁、权力关系的变化、女性所处的“第二性”地位等,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剧作在寻找套牌车的“总悬念”之下,通过时空转场、音乐音响等视听手段来表达悬念,强化了惊悚、恐怖和诡异的感觉,调动了观众的思维和推理能力。为此,该剧设计了戏剧化的结构,通过寻找套牌车这一贯穿剧作始终的线索,使现实主义和悬疑得到很好的融合,扩展了戏剧叙事的“一人一事”结构,从而具备了较大的信息空间。该剧恰当地使用东北方言强化了现实感、平衡悬疑的恐怖感,使用色彩呼应了剧作的主题、丰富了叙事的感性因素,为悬疑剧表达思想、吸引观众提供了优秀的例证。

**关键词:**《漫长的季节》;戏剧化;现实主义;悬疑叙事

**中图分类号:**J9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3-0081-07

近年来,悬疑题材类型剧大幅喷涌、不断走红,使得拍摄高质量悬疑剧成为各大影视公司的关注热点。2023年第二季度,青年导演辛爽执导的十二集网剧《漫长的季节》播出后受到广泛好评,它“收视高开、一路狂飙,口碑‘封神’,豆瓣网上超40万观众打出了9.4分,五星占比75%,被誉为‘近5年来评分最高、最好看的国产悬疑剧’”<sup>[1]</sup>。这一剧作在吸引公众和媒体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成为文艺评论和学术研究关注的对象,许多学者对它进行了多角度的评论或研讨。如从主题的角度,探讨它作为东北隐喻的地域书写<sup>[2]</sup>,它表达的创伤和人性救赎<sup>[3]</sup>,以及它对更多的人生的展示<sup>[4]</sup>;从叙事的角度,探讨它对东北叙事模式的继承和突围<sup>[5]</sup>,它的视点和场域转换、三线并行时间线的安排,以及打开层层叠叠悬念“包袱”的策略<sup>[6]</sup>;从人物形象的角度,探讨其中的女性形象<sup>[7]</sup>和主人公王响、龚彪等人的形象<sup>[8]</sup>;从传播的角度,探讨它作为流媒体平台的电影化表达方式,在传播效能方面产生的长期的

综合影响力<sup>[9]</sup>。在近年悬疑剧大量出现的背景下,以剧作的观赏和感受为基础,对《漫长的季节》开展充满鲜活性和生动性的评论,成为进一步进行学术探讨的前提条件;使用隐喻、叙事、精神分析等理论探讨该剧的地域特色、心理特征以及人性深度,彰显了其普遍性价值和文化内涵,说明人们对它的认识由感性的愉悦、剧情的认知已逐渐进入到理论和文化的界域。概而言之,《漫长的季节》直击东北社会变迁的现实、聚焦平民人物,在叙事中融入悬疑元素,反映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巧妙制造一个个环环相扣的悬念推动故事发展,通过高超的叙事艺术给观众构建深刻的思考空间、带来丰富的审美体验。作为2023年春夏这一时间段热播的“现象级”剧作,《漫长的季节》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冷却下来走入历史,其独特的艺术和思想价值却具有永恒性。在前述文艺评论和学术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它的魅力之源,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剧作的结构、手法和意义,而且对我们认识20世

收稿日期:2024-01-16

**基金项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新时代网络视听文艺评论生态建设与文化引领研究”(GD2114);河北传媒学院第十五届科研项目“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艺术类研究生理论与实践协同发展研究”(KTYJS202302 研究生教育专项)

**作者简介:**马明杰(1968—),女,河北保定人,文学硕士,河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教授;李百晓(1980—),通讯作者,男,山东莒南人,艺术学博士,山东女子学院传媒学院教授。

纪末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国企改革和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样态、人性的面相等都有重要的价值。本文从符号学、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剧作对现实的表达、对悬疑的制造以及它们在戏剧化的基本理路中的融合,探索视听手段对剧作现实感和悬疑感的强化与丰富,并试图通过彰显《漫长的季节》的艺术价值和它所持守的文化理念深化人们对它的理解,为相关的学术研究或网剧创作提供借鉴。

## 一、典型化的符号:凝结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面相

反映现实、具备现实感的作品才会有生命力。时代和人性是网剧《漫长的季节》中纠缠在一起的两个面相。时代关联着20世纪末国企改制的记忆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人性关联着社会身份、欲望和观念,它融合在以国企改革为潮流的社会变迁中,呈现为复杂的样貌。在时代变迁中彰显人性,并通过人性的表露映照了时代。《漫长的季节》使用影像符号唤醒时代的记忆,揭示人性和时代变迁的复杂关系。该剧用符号群表达了丰富、多样化的隐喻,体现了隐喻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意义。剧作符号群中存在一些关键性、典型化的符号,它们凝结了时代和人性,具有独特的价值。

和语言符号相比,影像符号具有特殊性。法国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说:“如果对各种物象加以认真研究,我们会清楚,能指的和所指的同一性是完全相对的,虽然影像与它展示的事物相类同,但是,它总是会为被摄事物增添某些意义。”<sup>[10]334</sup>影像符号嵌入剧情之中,和剧中的表现与再现元素建立起独特的关联,从而产生了意义。《漫长的季节》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绿皮火车、大烟囱和夜总会,它们按照特定的规则构成具有语言意义的画面。主人公王响是桦林钢铁厂的货运火车司机,火车和大烟囱在工业化年代是先进科技、现代化的象征。王响的父亲是桦钢的奠基者,王响则见证了桦钢由鼎盛到衰落的全过程。在第一集中,火车奔驰在绿色的原野上,同伴说,“王师傅,整个响啊”。火车汽笛长鸣,既代表了中国工业化的先进生产力,也表征着以王响为代表的国企职工的自豪感。鼎盛时期的桦钢是他们的青春记忆,是他们的美好过往,也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企业有食堂、医院、托儿所、学校,还能给子女安排工作。然而,20世纪90年代

末的国企改革开启了下岗潮,一夜之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福利待遇全都消失,生活出现了巨大变故。剧中过磅员李巧云为了照顾家里的生计和身患白血病的儿子,曾去维多利亚夜总会兼职陪酒,她的丈夫骑自行车驮着儿子接她从夜总会下班,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绿皮火车、大烟囱形成了对比的是维多利亚夜总会。夜总会符号嵌入主要靠桦钢支撑的桦林市,从逻辑上诠释或表征了以绿皮火车和大烟囱为象征的社会秩序与道德观念的变迁。一是它和桦钢厂长宋玉坤中饱私囊、侵吞国有资产、追求个人感官享受相关联。二是它和王响的儿子一代相关联,桦钢属于王响的一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遵循集体主义和工业机器的道德准则;维多利亚夜总会则是王响的子辈的活动场域,这里充斥着资本和欲望,游离于绿皮火车和大烟囱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之外。三是它和套牌车被寻者群体相关联,在维多利亚夜总会这个特殊场所,剧中套牌车被寻者群体的核心人物沈墨登场,从此开启了悬疑由“隐”而“显”的大幕,夜总会符号成为连接剧作中现实和悬疑的桥梁。

社会变迁体现为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利益的再分配。在《漫长的季节》中多次出现“倒水”这一影像符号,它和事件在不同情境下的关联成为权力关系的能指,形成对权力关系的多重隐喻。给领导倒水是体制内办公室里的重要礼数,它隐喻了现实中的权力关系。龚彪是被分配到厂办的大学生,在第二集中厂长宋玉坤鼓励大家坦诚地谈谈对厂里的意见,龚彪想发言时被宋玉坤用“加点水”的“倒水”指令而制止。龚彪给办公室赵主任倒水,受到赵主任的肯定。第十一集的职工代表大会是工人对上位者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龚彪仍然拿着一壶开水,他把水壶从水杯转向厂长的脸,“倒水”变成了对权力的反抗。另外,公安人员老马与小李是一对权力关系的对照组,小李曾经是老马的下属,后来被提拔为局长。这种身份与权力转换的标志是老马的杯中不再有热水。坐在那里的人没有变,改变的只是权力关系。该剧巧妙地用“倒水”意象阐释了权力关系的服从、反抗或反转以及它背后潜藏的人性内涵。

沈墨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来源于大谷沈栋梁及维多利亚夜总会的客人;巧云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来自在夜总会陪酒讨生活;殷红利用特殊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丽茹与厂长宋玉坤之间的交易表征

着不对等的情爱关系。她们作为剧作主要的女性都面临着被凝视、挑逗或强迫的境遇,无论是为生活所迫,还是自甘堕落、寻求特殊利益,她们都处在客体地位、承受着巨大压力。即使以爱情为基调的两性关系也被笼罩在父权制的无意识之中,如第八集沈墨的裸照出现在校园后王阳追问此事,沈墨反问王阳:“不管我是自愿的还是被迫,我还要求你原谅,是吗?”沈墨这是在质疑来自于男性主体的傲慢。可以说,该剧通过描述女性群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深挖并展示了在社会变革时期人们头脑中的不平等观念,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

在现实中,经济、权力和性作为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构成生活的主要内容。《漫长的季节》选取的绿皮火车、夜总会以及倒水和女性符号都很典型,它们是生活主要内容的能指,在影像叙事的关联中承载了丰富的信息,映射了中国国企改制的历史记忆、权力关系、人性内涵以及父权制对女性地位的剥夺,从而打动观众,产生广泛的共鸣。

## 二、以悬疑拉伸叙事张力吸引公众的兴趣

影视作品的价值体现为观众的认可,好看、耐看、吸引人和值得回味是评价影视作品的重要标准。从吸引观众的角度说,悬疑是很有效的叙事策略,这或许是近年来悬疑剧数量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有学者指出:“悬疑剧对叙事节奏和内容创新的要求更高,更需要主创团队不断提高编创和制作水平,继续加强悬疑题材类型在剧集市场上的竞争力。”<sup>[11]</sup>《漫长的季节》把现实(社会、人性)和悬疑结合在一起,用现实的悬疑化进行叙事取得极大成功,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为了阐明“悬疑”的内涵,我们可以引入古代小说的理念。在古代小说美学中也有和“悬疑”接近的概念或情境。明末清初的文人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使用了“惊吓”“奇”“妙”等语汇。清初批评家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使用了“大疑”“大急”等词汇。他说:“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sup>[12]</sup><sup>425</sup> 这些词语都和“悬疑”的含义相接近。但是,古代小说美学的这些术语表达了审美活动中从痛感向快感转换的过程,把痛感作为获得深刻快感的前提条件,认为痛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快感转换。悬疑剧是悬念、惶惑、恐怖、思虑

等情感和思考的混合体,有学者指出,悬疑剧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推理性,它“更加调动观众的思维和推理能力,从而引起共鸣效果”<sup>[13]</sup><sup>422</sup>。就是说,悬疑剧不直接转换为深刻的快感,而是在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剧情中对观众的情感和理智形成挑战。《漫长的季节》的主要故事由一场碎尸案引发,悬疑叙事能量分散在各个悬疑事件和主要角色中,使情节和角色间形成了难以预测的关系。在故事演进过程中发现线索、顺藤摸瓜、揭示真相,体现了较强的逻辑性和推理性。

在《漫长的季节》中,悬疑是叙事的强劲动力,寻找套牌车是一系列悬疑的叙事起点,被寻者的隐匿状态是一直存在的重大悬念。有学者指出,影视剧中“贯穿剧情始终并蕴含和激发剧情中的主要冲突和对抗的悬念”<sup>[14]</sup><sup>75</sup>,被称为“总悬念”。寻车是剧作的总悬念,在寻车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下水道中的尸块、套牌车的司机、交通事故的被撞者、像影子一样的取药人、炼钢炉前的“鬼魂”、沈墨的身世等是分悬念。这些分悬念贯穿在寻车这一主线上,通过王响、龚彪和马队长等主要人群融入桦钢的企业改制、职工命运中,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在悬念解决的延宕中提升观众的期待感,让观众获得了强烈的观赏快感。如果说以上的悬念是从事件内部对叙事的推动,那么该剧还从事件的外部制造悬念、推动情节,它主要采用中国传统小说“且听下回分解”的方式,在每一集结束时引出下一集的故事悬念。如第九集片尾,穿着白色连衣裙的沈墨遭受了背叛和性侵,傅卫军遭受了围殴,王阳也被蔑视殴打。他们聚集在破败的录像厅,在猩红色场景的三角构图中,沈墨用“倒霉的应该是他们”这一台词设置了悬念。这种悬念设置会勾起观众探寻“他们”将如何倒霉的好奇心,在下一集便给出了答案——沈墨开启复仇计划,由一个“小绵羊”变成了“大灰狼”,用积蓄的愤恨把自己彻底地黑化。

《漫长的季节》采用了1997年、1998年和2016年三个时间线来讲述故事,这三个时间线通过“时空转场”的形式交叉或并行,以此强化悬疑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转场是影视作品的分句和分段法,在上下句之间造成非连续性,由此产生上下句之间的陌生感。影视作品使用的是影像语言,时空转场可以通过影像的相似性给观众一种连续感,而这时它的所指已发生转换。《漫长的季节》使用大量的时空转场打破叙事的线性逻辑

来强化悬疑感。在第一集的第一个镜头,王响开着火车驶过绿色的田野,他自豪地“噉了一嗓子”,一声汽笛镜头就摇到天上,等镜头摇下来后火车不见了,铁路变成土路,王响正在玉米地里小便,此处用一个镜头转换了20年的时空,营造了时空穿越的悬疑感。该剧还使用了和悬疑剧情相关的多次时空转场。如在第一集中,王响认出套牌车的车主是自己苦苦寻找了20年的人后,他的表情异常冷漠,默默走到厨房做了几道好菜。在饭桌上他不断地给儿子王阳夹菜,还告诉王阳说那个人回来了让他放心,这时王响的眼神里透露出了满满的儿子的爱。突然该剧镜头从窗外掠过的光影摇回来:王响喝多了,椅子是空的,墙上挂着王阳的遗照,一桌饭菜一口未动。表明此时王阳已经死了,吃饭的场景是王响思念儿子的梦幻。又如,在第三集中,王阳在维多利亚夜总会帮了沈墨,他兴高采烈、笑意盈盈地在卫生间的梳妆镜前洗头。这时画风突变,灯光变暗、色调变冷,王阳抬起头来是哭丧、呆滞和惊恐的脸。接下来镜头切换到碎尸案抛尸的河边,河里漂浮着两个装着碎尸的编织袋。时空转场通过两个段落意义上的关联,使用外在的视觉上的连接和内在的意义上的联系制造事件的对比关系,把观众带入时空迷局,让故事产生了更多看点。

在影视作品中,声音能够渲染环境气氛、刻画人物并推动情节的发展。《漫长的季节》在使用声音渲染悬疑气氛方面尤其突出。在第一集中,王响幻想和儿子王阳吃饭,王阳的遗照表明他早已去世,之后是呼啸而过的刺耳的火车声,它为王响思念儿子的梦境增加了迷幻或恐怖气氛。在音乐叙事方面,第三集王阳和沈墨的爱情呈现了浪漫和温暖的底色,片尾曲德彪西的《月光》是沈墨在舞厅常常弹奏的,伴随着钢琴曲出现了杀人后恐惧中的王阳及月光下湖面上飘荡的尸块。此时,《月光》暗示了温馨浪漫之下汹涌的暗流。第七集中,王响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努力调查碎尸案,最终发现儿子被牵扯进来,破案破到了儿子身上。王响感到惊恐、畏惧和不安。在王响发现儿子防护服上的血渍时,响起的《Detached》表现了一种疏离、冷漠、不和谐的紧张和压抑。第十集中,在杀人抛尸的紧张时刻,使用了《蓝色的多瑙河》这一优美、柔和的乐曲,通过情绪上的反向配乐,使乐曲和事件形成矛盾冲突,加强了惊悚、恐怖和诡异的感觉。

### 三、把“一人一事”的戏剧理念贯穿在现实和悬疑中

在《漫长的季节》中,现实和悬疑被结合在有机性的戏剧结构中。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戏剧受演出时间、演出场地的限制,因此要表现主要人物的主要事件,要通过戏剧冲突来吸引观众。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提出的“立主脑”是指一部戏剧要重点写“一人一事”,这样才能保证戏剧的整体性,“就可以避免出现‘断线之珠’‘无梁之屋’的毛病”<sup>[15][13]</sup>,让整部戏自成一体。戏剧的“一人一事”和矛盾冲突手法在经典好莱坞时期被成功运用在电影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小说与戏剧不同,它可以有较大的体量、叙写延续较长时间的事件、表达较多的叙事点,通过多个人物、多个事件表现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电视连续剧具备一定的时限和长度,因而约略处于戏剧和小说之间,它既要“一人一事”为叙事的主要内容,又要涉及多个人物和事件,从而建构一种变形或延展性的“一人一事”叙事结构。《漫长的季节》巧妙运用了这种变形或延展性的“一人一事”叙事结构,它在“一人”周围安排了众多陪衬的人物,通过“一事”关联到社会热点和悬疑事件,在保证结构完整性的同时,表现了丰富的生活内容。

《漫长的季节》中的“一人”是桦钢的火车司机王响,继而延伸到王响的家庭:妻子罗美素和儿子王阳,再延伸到桦钢——一家处在改制阵痛中的国企,它是王响及其家人的生存环境,其中包括了厂长宋玉坤、保卫科长邢建春、厂办大学生龚彪等一众人物。该剧的“一事”是寻找套牌车,但它又不是主要的矛盾冲突,而是一条贯穿剧情的“草蛇灰线”。明末清初的文人金圣叹把“草蛇灰线”界定为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在《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的《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有草蛇灰线法。……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sup>[16][22]</sup>寻找套牌车这条“草蛇灰线”时隐时现地贯穿在《漫长的季节》剧情的演进过程中,关联到两大主要事件:一是桦钢的国企改革,它的地点是东北某省的桦林市,剧中人物的命运被置放于东北发生巨变的时代背景下。火车司机王响在工作中总是带着自豪感,大学生龚彪原本前途光明,过磅员李巧云端着铁饭碗,保卫科长邢建春风光无限……这是一

个时代的缩影,也凝结着一代人的悲欢与深刻记忆,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二是以沈墨为核心的凶杀案,它产生了一系列的悬疑或谜团,以“性”为内核混合了爱情和亲情、纯洁与龌龊、权力和金钱……它颠覆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其中死者的身份、凶手的隐匿以及事件背后的真相不仅困扰着剧中“一人”群体,而且牵连着观众的好奇心、引导着观众去猜测、分析和推理,使观众“欲罢不能”(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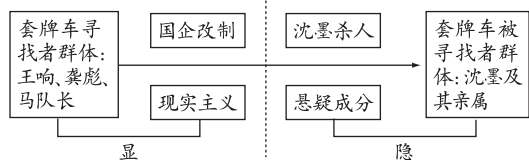


图1 主要人物和事件

《漫长的季节》对“一人一事”或“整一性”的戏剧观念进行延展,将“一人”延展为“主要人群”,即以王响、公安人员马队长和龚彪为主的人群和以大学生沈墨为主的亲属人群;将“一事”延展到“主要事件”,即以国企改革和沈墨杀人为核心的事件。这就把“一人一事”的主要戏剧冲突延展为主要戏剧冲突统领的多重事件冲突。该剧的主要冲突是国企改革中人的命运变化以及沈墨杀人事件中的爱恨情仇;多重冲突表现为桦钢的传统体制和市场经济、厂领导和员工、改制前后员工的生活与尊严、权力和色情等多重冲突,以及沈墨及其亲属群体中个人与环境、亲情与爱情、社会习俗和法律等多重冲突。其中,王响群体及其关联到的国企改革和人物行为处于“显明”的地位,沈墨群体及其关联到的事件处于“隐晦”的地位,剧情的演进是一个从“隐”至“显”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始终围绕着寻找套牌车这条线索展开。这种延展性的“一人一事”结构,使得《漫长的季节》能够在较为宏阔的背景下展开,包含了更大的信息容量又不至于纷乱无序。在剧情展开和叙事演进中,主要的人物和事件“隐”“显”交织、悬念环生,避免了李渔批评的因为没有“主脑”而产生“断线之珠”“无梁之屋”的毛病,产生了“大珠小珠满盘迸满”的美学效果,给观众带来珠珠辉映、引人入胜的观剧体验。

#### 四、运用独特的方言和色彩丰富主题表达

影视剧是由视听元素构成的艺术,在反映现实、制造悬疑的过程中,《漫长的季节》突出了语言和色彩的重要功用。该剧使用带有东北地方特

色的幽默性语言,强化了东北地区桦钢改制现实,为悬疑性、悲剧性的故事增加了轻松的成分。剧作的色彩除了自身的审美特质,还在和情境的关联中成为独特、有意味的符号,在反映和象征现实的同时制造了强烈的悬疑感。

《漫长的季节》使用喜剧语言强化东北的地域特色,同时用来平衡剧情的悬疑氛围。东北地域的方言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表现能力,“它赋予说话者一种天然的幽默感和豁达感”<sup>[2]</sup>,“没有伪饰和矫揉造作,一股独属于关外地域的冰碴子味为剧集增添了土到极致的浪漫气息”<sup>[2]</sup>。作为现实主义和悬疑性相结合的作品,《漫长的季节》以东北国有企业改制为背景,描写了东北衰落的现实以及相关的人物的悲剧,这将该剧植入了深厚的现实主义土壤中。同时,剧作讲述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故事:王响试图修补这个世界的漏洞,却以失败告终;沈墨年幼时就经历了生活最不堪的一面,一系列磨难、毁灭让观众为之扼腕叹息。沈墨、王阳、傅卫军、殷红等悲剧性人物一个个毁灭,王响、龚彪等一众工友下岗,马队长潦倒,黄丽茹和李巧云沉沦以及罗美素死亡……在这个背景下,该剧凸显了东北人幽默的语言特色,穿插喜剧语言来平衡剧情的沉重感,放松观众的观剧情绪,使现实主义和悬疑性的融合产生良好的效果。在剧中龚彪的“怼人”情节集中体现了这种语言特色。在第三集中,龚彪因为缺钱去赌博被抓,旁边有人看他,龚彪直接使用东北方言说:“你瞅啥瞅?”那人没说“瞅你咋地?”而是说“瞅你眼熟”。龚彪直接来了一句“像你老舅啊?”又如,在第四集王响和龚彪一起追查套牌车,很多天没有睡个好觉。龚彪吐槽说:“都快把我熬成鹰了都!”熬鹰是古代训练鹰的方式,通过不让鹰睡觉来使它驯服,今天人们也在某些语境下使用“熬鹰”一词。再如,在第七集中,马德胜要去厕所,在桌子上拿纸。龚彪说:“多大屁股啊?用那么多纸!”马德胜也是怼人的高手,来了一句“耽误你擦嘴了?”一语双关,令观众捧腹。东北特色的幽默语言为现实的悲情、悬疑的恐怖增添了轻松成分,让观众能笑出声来,这是困境中的放松,为剧中人的悲剧命运增加了几分无奈。同时,它也增强了剧作的吸引力,使得紧张、受虐和搞笑的情感不断涌入观众心中,让观众在疑惑、痛心、开怀中获得深刻的认知和丰富的体验。

《漫长的季节》使用绿色和黄色呼应影片主题,还通过它们的变化来隐喻或象征现实和悬疑的

情境。影视作品常常通过色彩表现一个总体的视觉基调,借以传达一种思想和情感的氛围,在此基础上象征某种情感或观念,实现色彩的表意、抒情功能,来丰富剧作的主题表达手段。绿色是《漫长的季节》的视觉基调,它象征规矩、稳定和有条不紊。关于绿色,俄国画家康定斯基说:“纯绿色是最平静的颜色,既无快乐,又无悲伤和激情。”<sup>[17]49</sup>他还说:“绿色是夏天的颜色,夏天大自然已由春天的万物争荣转向了平静。”<sup>[17]50</sup>该剧的第一个镜头就是绿油油的大片苞米地,王响开绿色的出租车、拿着绿色毛线织的杯子套,它表明王响的生活稳定自在、安全可控。剧中开冷面馆的中年人徐姐穿着绿色毛衣,便利店的店长身着绿色制服指导王响的养子王北规范地摆放商品,救助王响的救护车被绿色所包围,马队长在离开公安局前坐在被大面积绿色包裹的背景前,老年马队长在中风后住在浅绿色的病房中……这些都体现了绿色带来的章法和秩序以及绿色环境的安全和稳定。龚彪是王响的合作者,他穿着黄色毛衣,开始对王响的稳定生活形成干扰,表明黄色带来了意外和不稳定。剧情中肇事逃逸的套牌出租车也是绿色车身,但它的尾盖贴着黄色标识,隐喻了黄色对绿色秩序的挑战。在第八集中,殷红给沈墨下药时穿了件绿色的针织衫,那是掺杂了黑色的墨绿,这是在刻意制造不稳定,它后面的一系列事件正是不稳定的证明。在剧中黄色和绿色形成对比关系,黄毛衣是龚彪的“标配”,他一登场就给王响带来麻烦。同时,黄色象征的色欲也是不稳定因素,龚彪在医院偷看黄丽茹那场戏使用了黄色调,充斥着龚彪对暧昧和色欲的幻想。黄丽茹经常穿一条黄色长裙,她去龚彪宿舍前换上黄里偏红的衣服,放大了她的欲望想象。绿色和黄色的对立正是国企改革背景下绿皮火车符号和夜总会符号的隐喻或注解。黄色的骚动、色欲也隐喻了剧中一系列的悬疑事件,这是色彩对剧情的呼应或指称。另外,危险的红色、忧郁或虚伪的蓝色、代表等级标志的紫色、纯真洁净的白色,它们在剧中或单独使用,或和绿色、黄色搭配使用,都强化了影片的抒情表意效果,丰富了它的叙事意味。

总之,《漫长的季节》立足生活现实,在其中加入悬疑成分,把它们整合在戏剧化的结构中,用一桩罪案反映了时代的症候。剧作使用来回切换、环环相扣的叙事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时代事件,刻画了典型人物的性格,深刻揭示了社会的

变迁和人性的内涵。该剧在错乱的光阴、模糊的时间中表达了美好、悲伤、欣喜、绝望等丰富的人类情感,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在近几年众多的悬疑剧中脱颖而出,为悬疑剧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提升艺术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优秀例证。从学术上来说,该剧作为艺术作品客观地反映了现实,以现实素材为基础创造了全新的审美意象,并反过来干预生活、向现实生活投射出特有的光芒。作为悬疑剧,它通过扩展传统戏剧的叙事方式,在戏剧和小说叙事之间建立了独特的叙事结构;通过典型符号的隐喻、象征功能触摸时代的伤痛记忆、探索人性的深刻内涵,展示了丰富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因此,不断地钻研剧作文本,对它使用的视听语言和叙事手法进行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以艺术和文化理论为框架或工具进行研讨,或可得出新的、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 参考文献:

- [1]郭珊,张思毅.悬疑剧的“春天”来了?[N].南方日报,2023-05-14(8).
- [2]王馥沁,潘玥.当东北作为隐喻:论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地域书写与跨域共鸣[J].电影评介,2023(13).
- [3]秦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叙事创意、影像探索与人性救赎[J].当代电视,2023(9).
- [4]张熠,简工博.透过季节透过王响,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人生[N].解放日报,2023-05-15(5).
- [5]曲美潼.论《漫长的季节》对东北叙事模式的继承与突围[J].当代电视,2023(9).
- [6]卢星宇.破纪录收官《漫长的季节》被高估了吗?[N].成都日报,2023-05-08(6).
- [7]陈庚,李明.“她悬疑”网剧《漫长的季节》女性形象研究[J].文学艺术周刊,2023(8).
- [8]庄海若.影像语言视角下中国本土角色的俄狄浦斯情结解读——以《漫长的季节》中的龚彪为例[J].名家名作,2023(7).
- [9]曾嘉洵.流媒体平台网剧的电影化表达及传播效能启示——以《漫长的季节》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3(6).
- [10]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选(修订本):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11]牛梦笛,沈唯.悬疑剧:贴近现实方能走近大众[N].光明日报,2022-05-18(9).
- [12]于民.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 [13] 张晓红, 徐曼, 孟冬梅. 名著赏析与影视改编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7.
- [14] 周涌. 影视剧作元素与技巧 [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 [15] 丘振声. 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例释 [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4.
- [16] 金圣叹. 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 [17] 瓦·康定斯基. 论艺术的精神 [M]. 查立,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Realism and Suspense Narrative in the Dramatic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Web Drama “*The Long Season*”

MA Mingjie<sup>1</sup>, LI Baixiao<sup>2</sup>

- (1. School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 Hebei University of Communication, Shijiazhuang 051430, China;  
2.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002, China)

**Abstract:** Suspense dramas have been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Among them, web drama *The Long Season* broadcast in 2023 takes three slots of 1997, 1998, and 2016 as narrative clues, and uses typical symbols to express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 face of human nature, including the social change, change of power relations, and women's “second sex” status, etc. i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late 1990s, which reflect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realism. Under the “overall suspense” of searching for a fake-plate taxi, the drama expresses sub-suspense through time and space transitions, and audio-visual means such as music and sound, strengthening the feeling of horror, terror and weirdness, and mobilizing the audience's thinking and reasoning abilities. For this purpose, the drama designs a dramatic structure, makes realism and suspense well integrated, expands the “one person, one thing” structure of the dramatic narrative, and thus has a larger information space through the clue of looking for the fake-plate taxi that runs through the drama. The drama appropriately uses Northeastern dialect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reality and balance the horror sense of suspense, employs colors to echo the theme of the drama and enriches the perceptual elements of the narrative, and provides an excellent example for the suspense drama to express ideas and attract the audience.

**Key words:** *The Long Season*; dramaticism; realism; suspense narrative

(责任编辑 合 壹)